



无情、美满和公平

乡村孤儿院之十三

□ 苏宁

们一生的心,都是低人一等的心。而那一生未嫁的女子,也有,但心气上,却总不是如同生为男子而一生未娶那样,连看人的神情也是羞惭的。

乡里的人情礼往,讲的是有往有来,兼之要用到钱的,比如人家生子女了,娶妻了,请你来,是要出礼钱的,可人家一想,你家还会办什么大的事情可以回这份礼呢?一个单身的老男人,家中几无宴客大事,没有回礼的机会,一来二去也就不好意思相请了。大的结婚请过,小二子结婚总不好再请。大的结婚不过两年,生了小的,请了,总不能小二子生小孩又请。一溜什么事都请。虽然,在当今,乡村的年景好了很多,也许不会在乎多一头礼少一头礼,可在他们,总要为别人多想才对。他们偶尔也将这些往来称为走亲,走亲走亲,总是走动才亲。不走动,再好的关系也平淡。

人生无情之处,在于总是一茬茬新人换旧人。有意无意的,老天总是会派下没有姻缘也无后人这自古不堪的境地,给这些思想里有着极强烈谱观念的男子,让他们生生承担着。

所以乡下人更信命,认为一切是命里所修。命中有,终会有,命中无,休强求。所以,这些不堪境地中的人,也一概慢慢地在时间里收了叹息和不服的心,安安静静,过这份命里的日子。好在,老了,并不是寂寞的。很多,有头有面的,当初有几有女的,最后,也不一同住到这个院子里么?

这是人生最大的美满和公平。



人间蛙事

□ 宋长征

要听蛙鸣须在夏末雨后,非雨不可,天气沉郁,蛙鸣不能鼓,即使传来三两蛙声,也觉寂寥,沉闷。雨要狂雨,倾盆如豆,阵落瓦当,砰然有声,枯枝败叶被豪雨扯下,漂浮在坑塘。雨后,有豁然开朗之感,天高气阔,一扫往日阴郁。初时,一蛙浮出水面,前足踏在枯枝上,格——叫声清脆有波纹状,水波为之涟漪。格——声音愈见高亢,亮丽,穿越林梢。格——三声起时,众蛙齐鸣。

我听蛙鸣,于仲夏夜傍晚,地气氤氲,田间玉米墨绿如黛。蛙鸣如鼓,顿时脑壳开窍,思想宏大而渐趋于空白,只剩蛙鸣声声。夜色如绸,蛙鸣如绸,闭目假寐,身体徐徐飞升,被一股宏亮的声音托举,如幻如梦如泡如影。蛙鸣有色,稀疏时浅绿,淡黄,一如草木,有心旷神怡之感。浓稠时如墨云,层层叠叠,如失足洪钟大吕之声,找不到归家之途,久而入梦,仍为声音之云团裹挟。

年少有暇时,常捉无辜蟾蜍上岸。在我们村,蟾蜍被叫做坏蛤蟆,青蛙被叫做好蛤蟆,说是只有青蛙才吃害虫,殊不知在消灭害虫方面,蟾蜍更是灭虫能手,据说每只蟾蜍一天能吃270只害虫,一年能吃4860000只,是多少,自己掰着指头数。我捉弄蟾蜍,叫气蛤蟆,用小木棍反复敲击,瞬间蛙腹如鼓,像一个生气的乡间妇人,嘴里呼呼喘气,说:吃饭……气都让你气饱了。现在看来,确实造孽,面对一只无辜的蟾蜍,足见一个乡间少年的顽劣。

古时候的蛙戏不是这样,如同鼠戏、猴戏,以蛙为戏,以期达到娱乐效果。人与蛙相处的时间很早,在新石器的陶盆上,已经有蛙的形象作为装饰。据说中国传统的太极图,便是拖着尾巴的两个蝌蚪。先民对青蛙的崇拜,原因之一是因青蛙的繁殖力旺盛,莫言《蛙》一书中,阐述的也是这个意思,借一只村庄里的蛙,象征大地上的男人女人,生殖繁衍,计划生育,你来我往中看见人性之美之善之恶。

《清稗类钞》中对蛙戏有详细记载,其中有一种叫做蛙曲。说王子巽在京城时,曾经看见过一个人在市井中作蛙戏。蛙戏者带有一个木盒,木盒上开有孔,每个孔里伏着一只青蛙。蛙戏者用木棍敲击为首的青蛙,则哇然而鸣。如果观众里开始有人施以金钱,蛙戏人便一通狂敲,声音如拊云锣,官商角徵羽,仔细听来竟然能分辨出一首美妙的乐曲。信然,如果蛙戏者将蛙鸣的声音按高低划分,依次装入木盒,即使不甚形肖也不会太大差别,只是蛙们如何能听懂人的意图,着实让人费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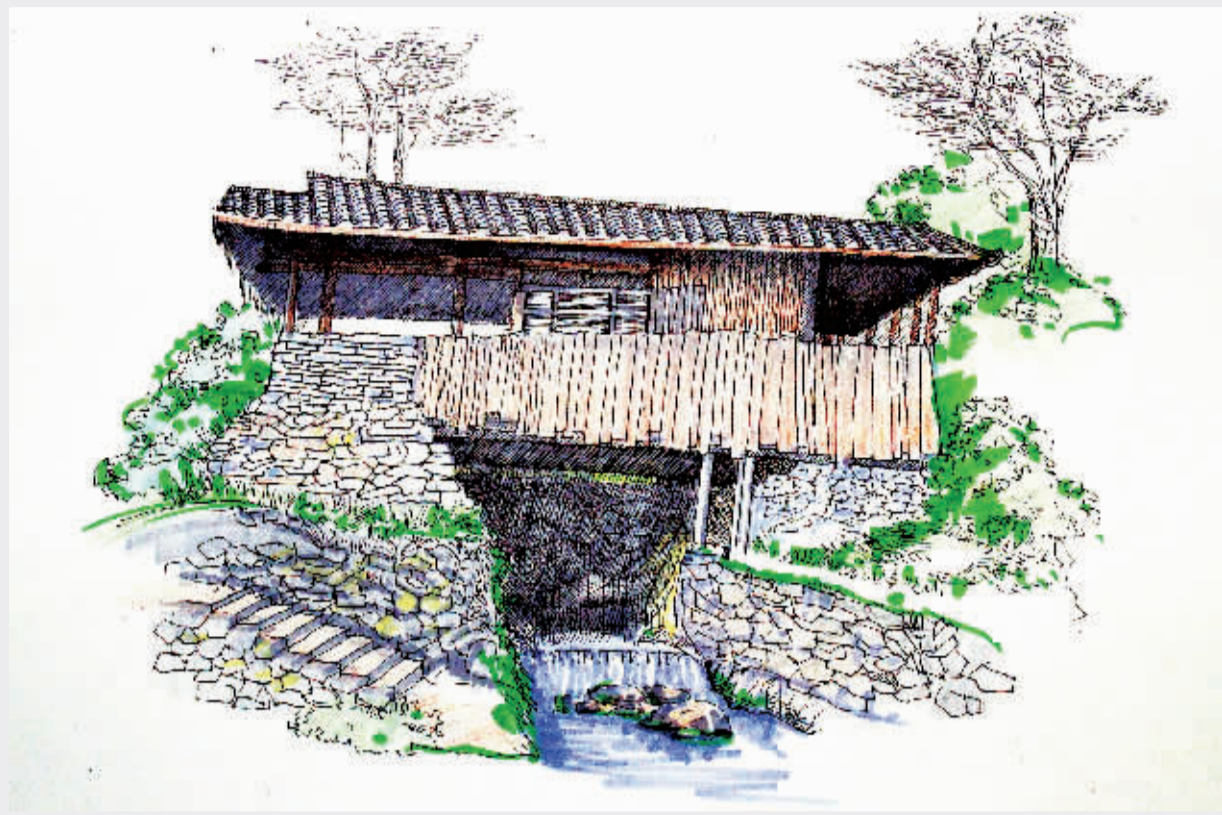
我们村的青蛙,想来也有这样的能耐,若不然也不会如细的夜色中合奏出一场田野大合唱,天地之间,如同站立着一位虚无的音乐指挥大师,舞动风,舞动黑暗中的树,将一股高亢的旋律飘来荡去,为草木生长鼓与呼,为村庄木床上的子嗣延续加油。

我看老河滩上的蝌蚪,透明的胞衣中若隐若现细小的黑色颗粒,在漂游,在苏醒,在用难解的蝌蚪文在流逝的水面上写下无字之书。从细小的卵粒开始,长成摇曳尾巴的蝌蚪,后足,前足,腮渐渐消遁,直至尾巴倏然不见,一尾小小的蝌蚪就长成了一只蛙。麦黄时节,我怕一脚会伤害到一只青蛙的性命,分垄,起垄,收割,行缓慢慢如蜗牛。母亲就在前面骂,我却依然我行我素。

《聊斋志异》里的《青蛙神》,讲述的是江汉之间的故事,那里的人们对蛙神崇拜最为虔诚。“祠中蛙不知凡几千万,有大如瓮者。或犯神怒,家中辄有异兆:游几猫,甚或攀缘滑壁不得堕,其状不一,此家当凶。人则大恐,牺牲禴禘之,神喜则已。”蛙神也不好伺候,如果犯了蛙神之怒,家里往往不是破产就是亲人无端罹患病难,会有无数的青蛙爬到床上,锅台上,甚至爬到墙上也不掉下来,想想就骇人。

故事所讲,是湖北一个叫薛生的人,自幼聪明,容貌俊美,甚合蛙神之意,于是一个穿青衣的老太太到他家,说蛙神愿意把女儿下嫁给你。当然,薛生父亲还是懂得人神之间的差距的,就像现在的穷小子娶个大富之家的闺女,肯定有不少罪过。如此你来我往间,薛生还是和一只青蛙姑娘结了婚,十娘做婿,薛生偏偏想治治他的做婿。十娘不事女红,薛生偏偏说母亲年纪大了你不能天天让母亲给我裁剪衣裳做帽子。十娘恼怒,薛生这小子偏偏弄来一条蛇装到木匣子里来吓唬她。直到有一天蛙神再也不耐烦,将十娘又嫁给了一个姓朱的人家。薛生这才迷途知返,你好好地好谁也不如自家媳妇好,愣是又给重新娶了回来。

如今的田野再也不是从前的田野,农药化肥生杀弥散其中,蛙民生计步步维艰。有一次回到故乡的老河滩,河水污浊,臭气扑鼻,没听见蛙鸣倒是看见上游漂流而下泛白的青蛙和鱼。



廊桥 付大伟 画

在乡间,女子再怎么无头面,还是好嫁的。比如年纪轻些的先走了丈夫的,总能再嫁得出去。除非有一窝子子女,自己立了誓要管好自己和小孩,怕嫁到别家,前面已有这一窝,再生一窝,两窝小孩团不到一处,处不来,让死者留下的娃受气。而同样处境的男子,娶妻,却相对不容易。家世不好,人再不济,那也就一路单下

来。乡间谓之光棍。小光棍,老光棍,这样的叫法实在难听。等到这一门男子长到四五十,再不是可能有后的年纪,叫法则更难听:绝户。

这样的词,真是百倍千倍地在他们的朴素和好里衬出他们的恶和坏。家有男子,而无根脉继续下去,真的是把一家人一条血脉过到没有的地步。一个人,竟生生将一个家

族在自己手里过到了尽头。这是多么让人抬不起头的人生局面。日子于是越发没景象地过下去,也渐渐自动自发地和四围邻里慢慢断了往来。

而这被人私下称为绝户的男子,一年年过到六十岁,过到不能动了,也只有无可选择地住到这福利院来。所以,福利院里,另有一类人,就是这一生单身未娶的男子。他

交流的渴望(外一篇)

□ 付大伟

出入大厦的人像工蚁一样交流。他们流于表面的笑容,只是触角一种,但还不够,他们的笑容浮在一秒之前,现在的脸上,只有外交官似的拒绝一切陌生信息的蜡像的僵硬。他们的身份令人捉摸不定,可能是策划人、导演、总编、办公室人员?总之,这要了他们的笑容的命。那些笑容每天都要伴随着过剩的口水,在一些认识与不认识场合倾情透支。蚂蚁们的微笑得用放大镜才能看出一丝差别,隐隐地砌在嘴角,堆积某种不可揣测的情绪。

我夹在一群人里面,周围像站了一圈严肃的保镖,但最终装模作样地狡黠一笑,在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大厦仿佛被笑容的彩虹笼罩,即使这美好的一幕转瞬即逝,我的笑容依旧无法自然谢幕,那块肌肉如贴针毡,悬吊半空,无根失重。

我思考一天这样“交流”的流量,能否让我心安理得,躯体的本能意志令我内心煎熬,我只能想象那些微笑其实只有一个真正的宿主,其它笑脸如同吸墨纸一样,吸附而来,把最新鲜的颜色吸干,直至每

个人的脸上都浮动着一层浅浅的光晕,令我置身于一片玻璃幕墙的光污染中。

交流的渴望无处不在,哪怕是在冰冷的大厦里。我出于此的目的并不局限在本职工作,反而跳出自己的职业生涯,反观这高耸的内部结构。需要承认,我不认识这个人,即使与某人有过合作经历,那也仅仅是局促的交往,构不成实质的交流。成人世界的交际多钟情于技术流。身份复杂,职位优越者往往技术纯熟,手腕圆变,翻云覆雨的驾驭本能改变了交流者的外貌,他们更接近于“饥饿的表演艺术家”,对权力和财富的饥饿,永远使他们保持着自我良好的高贵的展示欲。我们的职业道德也参与其中,那已经沦为了贡品和摆设,每天低俗的聊天记录了麻木、妥协以及自私的本性,这些台前一本正经的姿态与幕后的萎靡的自白正上演着自相矛盾的闹剧。那些小职员每天的快乐,正建立在围绕着闹剧服务的琐事当中,自欺欺人地团聚在一两个“核心”周围,伪装着快感,在道

螺蛳,螺蛳

□ 钱红莉

每当仲春,小城芜湖街头小吃店门口的橱窗里一定摆有一道当季时令菜——韭菜螺蛳肉。黑褐色螺蛳肉平摊于白瓷碟,在旁边点缀一簇儿新韭——简直一幅岁时小品,碟子的瓷白衬着螺蛳肉的黑,是春夏秋冬的岁月幽深;韭菜的新碧恰便是一只翠鸟停歇于光阴的枝头引亢之歌。春韭的这份绿,仿佛一个抒情的动词,跳跃着,跳跃着,给原本沉闷的生活点燃了一道焰火,叫你听见厨房房里葱蒜炆锅的刺啦声,平常的日子顿时有了诗意。

什么是诗意?诗意就是有能力将日子的烟火气过到赏心悦目的层次上,令一颗心安稳而沉迷。比如今天早晨,驱车赶往单位途中,当穿过市府广场公园,一抬头,面前忽现一树桃花,三株山樱,如烟如霞,如梦如幻……让你原本萎靡的灵魂倏忽苏醒过来,那一刻,真想停下来,好好在这春天的繁花下徜徉徜徉。花树毗邻处,一个老年乐队正在怡乐之中,唱的是《小城故事》。老者将长笛横于唇边,一串串音符如若日本的俳句,忽尔灵来到目前——美景,良辰,人世,静好……这样的清晨,或许会令人淡然于心,默默然感动良久,并且深切地感知,生命的存在,该有多么幸运。

说回来——春天,还是一总烟雨迷离的春天。这道韭菜螺蛳肉一直镌刻在记忆深处,久而久之,仿佛融进了春天的血液。秋末晚松,初春新韭——历经一个冬天的霜雪霖露,春天的韭菜,格外鲜妍,人嘴嫩滑微甜,将之切成碎段,投于螺蛳肉中爆炒,唇舌间,荤腥的绵韧迅速掠过植物的丝滑,如若暴雨过后西天中架起的一道彩虹,别有一份新天新地的簇新感。

多少年过去,我一直惦念这道韭菜螺蛳肉。犹记芜湖的小饭馆里,要上热气腾腾的一盘韭菜螺蛳肉,特别下饭,食毕,再喝一小碗臭干榨菜汤——典型的江南春天的味道。

这道菜,也只有饭馆的大厨肯做,居家少人问津,概因掌控不好火候——螺蛳肉稍微炒老点,就会嚼不动,味同嚼蜡。居家适合

红烧带壳螺蛳。买三两斤鲜活的螺蛳,回来放在清水里,倒点色拉油,储养一宿,让螺蛳吐出泥沙。翌日,坐在阳台,捏一只微型老虎钳,夹掉螺蛳尾部。夹螺蛳最考验人的耐心,要把性子沉下来,一颗一颗慢慢夹。以花椒、八角、桂皮、干辣椒、葱蒜姜炆锅,入螺蛳爆炒,加老抽上色,入水,改文火焖煮,差不多半小时的样子,大火收汁,起锅。

吃带壳螺蛳,也得有一份闲心。窗外春色正好,山樱开得迷离,垂丝海棠仿佛着了火,一树千万朵地,早已管不住自己了。春天里,所有的草木都热爱把自己搞得懵懵然的,唯有柳色青青,一贯娴雅静默,一派远树笼烟的淡然……这样的时刻,特别适合嗦螺蛳。半晌午的时候,说饿吧,也不十分饿,但,身体里总是一份慵懒的情绪,乡愁一般泛泛上来,具体至目前,又飘飘忽忽的人像失了魂一样,不晓得做什么才好……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百无聊赖的春懒,适时被一碗螺蛳搭救,一颗一颗,或直接嗦出肉,或拿牙签挑出来,一粒粒好肉,坚韧,紧实,愈嚼愈香,最后连碗底的汤汁也不放过,一齐喝下去。

夹三斤螺蛳,至少也得花费一上午时间。当下,哪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这么多年过去,突然悟出来,吃螺蛳,并非单纯地满足口福之欲,它更多的则是一种春天的仪式。对一件事情,投以宗教般的感情,把整个身心融入进去——静,闲,是两大关键。现在的人,最缺乏的就是静和闲,人人把自己活得团团转,焦灼,烦躁,易怒,连赏花的性情都渐趋退化了。

我总是容易陷入焦灼之中,没有法子,常常有意识地买些难搞的菜回来,用择菜来平息一颗不安之心,顺便培养耐心,比如一棵一棵择绿豆芽的须根,或者剥豌豆,或者掐小虾米的头须等等。做着这些琐碎的手工,一颗心自会渐渐平息,静谧不清自来,慢慢地,整个身心便会舒豁然。

螺蛳肉是可以从初春一直吃到清明的。过了清明,螺蛳肚子里有了籽实。若是不管

野菊

□ 薛正雷

家屋西侧的沟渠旁,丛生着一些野菊。平日不大注意。入了深秋,却很是吸引着人。

它们一大丛,一大丛的,自下而上,密密地开着一朵朵小小的黄花。在秋天艳阳的映照下,金灿灿的,热闹了沟渠边的一方天地。

枯灰色的蝶来了,不停地在花蕊里穿梭;蜜蜂也到了,敲着双大眼睛,趴在花朵上,仔细地寻找着;白粉蝶像个仙子,翩翩然轻盈地一会落在枝头,一会优雅地在花间飞舞。偶或还会有一两只胡蜂,凑热闹似的在花头张望着。它们既不采蜜也不授粉,全然一副游手好闲之色。

深秋的乡村,已鲜见明亮的色调了。田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毕。田地,像是一位疲惫的产妇,懒散、空虚。它们是在恢复着生命的元气,等待下一轮的孕育。树叶业已落光,光秃秃留下一些枝条,寂寞地留守在空旷寥廓的天宇。

沟渠里还蓄积着些水,浅浅的,落满了树叶,再也不见诗文里那澹澹秋波。抬望眼,这萧肃的乡村,此刻只剩下这里,一片美丽。

我惊诧了,惊诧在这一质朴的美里。

野菊,不知名姓,一朵朵长得如指甲般大小。明黄黄的。细密的花瓣,紧紧地圈生在花托四围,让人见了,不禁感叹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此细小繁密的花,造得竟是如此精致。近观,可爱得又仿若是在枝头挂上了一只只小小的太阳。

这种乡野之菊,恐怕是菊花里,最卑贱的一种吧。此时城市的公园里,许是盛开着一朵朵名为“瑶台玉凤”“玉翎管”“仙灵芝”等有着优雅名号的菊中珍品,供人赏玩。不由地,想起了晋人陶渊明,他曾作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知他那时采的是何菊?这是乡野之菊吗?宋代周敦颐说,“菊,花之隐逸者也。”我想,大约指的就是这些乡野之菊。那些在温室里,茁壮生长的有着硕大花苞的菊,大抵是已经失去了一点菊之品性。

有一阵子,迷上了喝菊花茶。那些些花朵稍大的杭白菊。经水一润,它们又似焕发出生命的原初,起伏在茶水里,娴静幽雅。

如此想来,不如自己来制作些菊花茶。

于是秋阳下,高兴兴地,采了一筛子菊。母亲见了,道我无聊,还毁坏了她的菊花地。她说,让那些菊开花,不要折腾了……春天就可以有许多的菊花脑吃了。那是一道时令菜。每到春天,我们的饭桌上,不几日便会喝到这带有特殊清香的汤。

我说,菊花晒干了,也可以泡茶喝的。清肝明目。她惊讶了,说,那蛮好的,你多采些晒晒。屋后面的田埂上还有好多呢。